

徐小明導演經驗之談：香港電視業出路如何？

■徐小明暢談他在香港、內地兩邊走的工作情況。 彭子文 攝



影視，電影電視本是一家。從前影視蓬勃時，多少明星從電視起家，再走入電影圈，成為今日發紅發紫的一代巨星。如今，電視不再擔當「人才搖籃」的角色，電影電視分家，各行各路。講起如今電視圈的種種現象，徐小明不禁搖頭嘆息，直言當內地、韓國、日本大力發展影視，將之視為一種文化軟實力之際，香港政府對電視卻不聞不問，沒有具體的政策、方針支持電視發展。反觀內地在開拓市場、吸納影視人才方面不遺餘力，「當市場成熟而又有商機時，你自然走過去發展。」

香港電視發展如此，誰之過？

內地拍戲有利有弊

一刀切，好像有點武斷。今天我們看內地影視依然問題多多，題材千篇一律，偶有佳作，但之後必會湧現一堆跟風抄襲之作，創作要過審查，播放後也隨時因為各種原因被腰斬。「內地確實要放寬創作自由，但我們也要有耐性，人們常說太嚴了，現在再嚴也嚴不過我81年進去的時候。」1979年，徐小明走入內地，1981年籌備新戲，1982年開拍，三十個年頭，對比以前，如今可以拍的題材、開放的程度，已好很多。

香港影視人有個特質，包容性強，也容易適應環境。拍電影又好，拍電視又好，這個題材不能拍，那就換個主題吧，「題材那麼多，你不是非要拍這個不可。」以三級片為例，不只內地不容許拍這類題材，馬來西亞、印度管制更多，創作人必須自己調整步伐，適應大環境。「這就像不允許穿鞋子進廟宇，你偏要穿進來；人家的宗教不允許吃豬，你偏要吃一樣。」徐小明開玩笑說。

「我覺得是有限制，但難道香港就沒有嗎？香港可以拍三級片，但也僅限於分級制度範圍內，你不能拍三級以外的，你可以拍同性戀，但人獸戀又能不能呢？一樣不能拍嘛。」說到底，每個地方都有一條不能越過的底線，內地目前慢慢與國際接軌，必定會順應世界潮流向前走，目前的管治方式終會有所變化，「互聯網開放，廣電局不允許播又如何，大把人翻牆去看。內地開始發展出一套新的管治概念，在管之餘也會和你溝通，問題是香港的影視人會不會善用這些方法。」

有一點徐小明很自豪，他拍的電影電視「從不曾被剪過任何一個鏡頭」，不會出現片子被送審後，被剪得體無完膚，「因為我之前已經溝通好。」以最近熱播的

《建元風雲》為例，先送民族委員會審批，看題材會否引起民族不和，過了再送省廳，省廳審完再送重大題材小組審，最後送廣電總局審批。此片在內地口碑不俗，之後在台灣、馬來西亞的收視也報捷，香港高清翡翠台播出後也反應不錯。

歸根到底，內容主宰一切。常說「電視已死」，但其實觀眾還是非常喜歡看電視、喜歡煲劇，只是使用的媒介不一定是電視機，可能是手機app、網台等。盛載的器皿不一樣，不變的是對影視的喜愛，「內容真的很重要。」

因而，廣電總局一方面雖然限制了創作自由，但另一方面其實對影視也有貢獻。「你不要經常看他不好，他很重視民間題材，你拍蝸居、失婚這些反映現實的題材，他們會支持，也鼓勵大家拍。」而題材不好或不斷翻炒的主題，廣電總局也會當機立斷，禁止拍攝，如男女配對節目、穿越劇等。

政府重視電影忽略電視

或許習慣了在內地時時與局方打交道，時時與相關官員溝通，回望香港，他反而覺得很悲哀，多次向官員提意見，得不到任何回應。「常說刺激香港創意，但政府卻甚麼都不做。」徐小明不諱言，政府重視電影忽略電視，電影尚且有一個香港電影發展局扶持電影業，政府每年投放資源，讓電影人申請，但電視卻甚麼都沒有。「連有資助的電影人都投訴政府做得不夠，可想而知電視是甚麼局面。」

同樣是娛樂行業，電影被列入藝術範疇之一，明顯被看高一線，而同樣具教化功能的電視，則只被看作是娛樂文化，因而，兩者的命運也大不一樣。徐小明並不要求政府做太多，但起碼應該設定一些針對電視行業的政策。「內地為了發展電視，設立相關政策，規定在黃金時段不能播港台劇、合拍劇，五年時間，觀眾只看本土劇，結果很快培養了很多明星、導演，也拍了很多好題材。黃金時段很重要，因為含金量高，每個廣告都很值錢，非黃金時段廣告大跌，所以非黃金時段播的節目無論多好，廣告商也不會出錢去落廣告，港台劇立刻跌價，外購劇也是。」

但香港沒有相關政策去扶持本土劇。而無線電視一台獨大也局限了電視發展。「沒有競爭確實影響行業的發展，最好的實例就是，內地電影票房現在很厲害，一年幾百億，以前全國票房過一兩千萬已

資深導演、監製徐小明的新劇《建元風雲》，最近非常紅。這年頭，拍歷史劇的人少之又少，而將一代蒙古大汗忽必烈拍得如此精彩的人，更少。徐小明演戲出身，隨後加入導演、監製行列，最經典的作品莫過於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監製的《大俠霍元甲》。此劇是香港第一部引進內地的電視劇，黃元申飾演的霍元甲、米雪飾演的趙倩男、梁小龍飾演的陳真，深入人心。徐小明自此內地香港兩邊走，見證內地影視開放，也經歷香港麗的、亞視、無線三台並立繼而走向下坡的高低起伏。

對他這一代電視人來說，香港電視人不團結、電視業不進不退，是最痛心的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徐小明經歷過香港電視由高峰走向低潮的階段。



■《大俠霍元甲》是第一部引入內地放映的港劇，風靡一代。

■《大地恩情》是徐小明1980年監製的作品。



■《建元風雲》在內地、台灣、馬來西亞收視報捷，更奪得第九屆中美電影節優秀中國電視劇金天使獎及最佳導演獎。



■導演徐小明與太太李鳳鳴並肩作戰。

很多人問，電視台多了，會不會不夠空間容納？按徐小明的話說，現在網絡的廣告量很大，微電影的廣告甚至上億，一樣可以做下去。就如他本人所說的，最重要還是節目的質素，節目拍得好，廣告商自然願意落廣告。「製作認真、有創意，一定有人看，戲拍得不好，你播也不會有人理你。」

「無線做得住，也無義務幫你們出頭爭取振興行業。」說到此，徐小明也頗感無奈，但他也提醒我們，不要眼紅TVB賺錢，或鬧他一台獨大，如果連那個電視台也賺不了錢的話，那電視行業就真的沒落。

政府、市場因素以外，香港電視人不團結也讓行業雪上加霜。「香港電視人沒有韓國人那種『勁』，人家發生事情，願意全行走出來，跟政府反映。而香港的電視行業，第一，大機構底下的職員以公司政策為重，不會走出來說甚麼；生意人則只顧搵錢做生意，蝕本沒出路的事不會做，他們不知道團結是一種力量。」

如果連行內人都不向政府反映問題，香港的電視行業，還有希望嗎？

銀幕短打

文：朗天

鼓勵中小學生拍短片

香港的教育政策朝令夕改，朝三暮四，常令教師無所適從，叫苦連天。這並不是甚麼不出外傳的「家醜」。

然而，萬醜一點美，沒有事是絕對的。就影像教育而言，有一點很值得讚揚，便是近年全港中小學在鼓勵青少年拍攝數碼電影，以活動影像表達自我、發揮創意方面，顯得不遺餘力，積極非常。

ifva和鮮浪潮舉辦多年，培育及發掘了不少本地獨立製作人才，但喜歡「拍嘢」的年輕人愈來愈多，傳統的比賽、評核和交流平台供不應求，事實上，新一代是在影像文化中浸淫長大的，接收和思考都是影像先行，社會也愈來愈不重視文字，認知和審美的範式慢慢轉移。

由老師指導，組織學生分組拍攝短片的課外以至課內活動計劃近年如雨後春筍般冒起，有關團體也舉辦相應的比賽、活動，就以由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主辦的首屆全港中學微電影創作大賽（評委包括著名攝影師黃岳泰、學者卓伯棠等）為例，其得獎作品便不乏清新可喜者。

而在比賽拿了高中組金獎兼最佳編劇、最佳攝影獎的樂善堂余近卿中學作品《童心飛



■第19屆ifva青少年組入圍者合照。

揚》，直接講一群年輕人到長洲拍攝短片遭遇挫折的故事，百分百「埋身」，虛構與現實的一線之差，注入了真情，觀眾也一眼讀出質感。

當然，「微電影」的名字有問題，但這裡不作論斷，畢竟過程最重要，如何透過種種實踐引發年輕人的學習和創作興趣，並盡可能把他們的興趣留住，是當下教育工作者的頭等大事。

缺乏interest，便沒有之後的一切。今天我們的社會只以利益來理解interest，是一個天大的悲劇。電影，尤其是短片，是向人們重提interest本意的最佳途徑之一。

對照記

文：勇先

《馬場大亨》瘋狂的浮華歲月

成長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不少都奉《大時代》為港劇經典，皆因製作人有駕馭曲折離奇劇情的膽識。但若耍數故事「玩得」夠瘋夠盡，相信非著名電視人韋家輝監製的作品《馬場大亨》莫屬。

八、九十年代，雖然「馬照跑、舞照跳」是象徵香港繁榮的核心價值，可是賽馬在香港人心目中，是難登大雅之堂的行業。《馬場大亨》對於無線來說，不僅題材破格，情節上更大膽得近乎瘋狂！戲中幾乎每個角色彷彿人格都有缺陷：情緒反覆、不顧後果的主角李大有（黃日華飾）；貪錢得看似六親不認的錢淺（陳秀雯飾）；會將辦事不力的手下因進棺材作懲罰、造馬案的幕後黑手倪冠鵠（羅樂林飾）……這些角色，為了目的、為了錢，可以「要幾盡有幾盡」，令整齣劇看來格外乖張瘋癲。

此劇在1993年播映，李大有，大概是那些年香港人自我想像的身份形象，一直過着刺激的人生——神經質、精明、有膽識、有點暴發戶的老祖霸氣，還有能將不可能變成可能的本事。最經典的一幕，是他開設卡拉OK，還有幾天便開業，但裝修未完成、影碟又有問題，若未能及時開張，便會惹來債主。他的女友錢淺被死線壓得失控，對大有又打又罵，但他依然一派「焗熟狗頭」地傻笑。錢淺見他嘻皮笑臉，盛怒之下砸穿他的頭。血流披面的李大有卻失驚無神吃着被染紅的「血麵」，突然精明和認真起來，幾個決定，幾

番指揮，竟輕易將困局化解於無形。

故事中的李大有，從一個收數的小嘍囉，克服重重挫折與轉型，最終成為馬場大亨。曾幾何時，香港人相信自己也是一樣，就算忙亂得如何叫人喘不過氣，就算事情如何突如其來，就算面對多大的挫敗，都總可以在千鈞一髮間把事情梳理好，將危機化為轉機，成就國際大都會的地位。直到今日，仍然有人很深信，香港人就是這種能人所不能的本事。他們無視外在環境的急遽轉變，面對困境，這些人只會一口咬定是大家做得不夠好，當有人質疑是否社會出了問題，這些人又會當成是懦弱者的呻吟，他們天真地以為，哪怕世界末日、地球爆炸，只要繼續搵錢，香港便可創造傳奇。

說回《馬場大亨》的結局，本來矢志在內地興建馬場做大亨的李大有，因為國策有變，令計劃告吹，令伙伴蒙受巨大損失，大有最終不僅失去事業，還招來殺生之禍，死於非命。或者二十年前，這個故事已告訴活在廿一世紀的我們，所謂的機遇，隨時是「送你一程」的絕路。

